

韩国抗日“义兵运动”的生动写照 ——评无名氏的《红魔》、《龙窟》

杨 剑 龙

(上海师范大学 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 200234)

摘 要: 无名氏的《红魔》与《龙窟》展现出1907年8月韩国的“义兵运动”。《红魔》描写溃败的义兵在李范仪家避难的情景,《龙窟》描写李范懋60岁大寿聚宴的情景,是韩国抗日“义兵运动”的生动写照。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恢弘壮阔的场面描写、充满诗意的叙述语言,成为作品的特点。

关键词: 无名氏; 抗日 “义兵运动”; 《红魔》; 《龙窟》

中图分类号: I207.4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448(2011)04-0090-04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无名氏被称为新浪漫派作家,他的小说以传奇的爱情故事、悲欢离合的情节、华美浓艳的文笔,形成绚丽唯美的风格。在无名氏的小说中,《红魔》、《龙窟》这两篇作品值得注意。无名氏在《龙窟》的作者注中云:“《红魔》与《龙窟》是一个未完成的长篇的第一章与第二章,因此在故事发展上,这两篇是衔接的。这个长篇主题是写韩国的灭亡及国内革命,但我只写了原书的六分之一,就放弃了。”^[1](P579)]这部未完成的长篇小说的章节,是韩国抗日“义兵运动”的生动写照,生动地展现出1907年8月韩国的“义兵运动”。

出生于南京,求学于北京,辗转于西安、重庆、上海、杭州、台北的无名氏,如何会以韩国抗日事件为题材呢?其实,无名氏的成名作《北极风情画》就以韩国人林上校跟随抗日名将撤至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城、与波兰女郎奥蕾利亚的悲情故事为题材。抗战爆发后,无名氏辗转至汉口,加入艺文研究会,编写民族伟人和民族英雄的小册子。1938年7月,他随艺文研究会撤退至重庆,任香港《立报》驻重庆特派员兼办事处主任,发表了不少的文艺性与新闻性文章。1941年1月,他任《扫荡报》记者,后兼南洋《吧

城新报》驻渝记者。8月后,无名氏先后离开了这两家报社。无名氏想写韩国志士李奉昌行刺日本天皇的故事,通过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结识了韩国光复军参谋长李范奭,不久住进重庆吴师爷巷1号,与李范奭同居一室成为好友,每晚与李范奭长谈,撰成《韩国的愤怒——青山里喋血记》一书,以李范奭的名义出版。结识韩国临时政府宣传部副部长闵石麟,代其撰写《中韩外交史》一书。每夜从8点到12点,无名氏聆听李范奭哈姆雷特式的独白。李范奭述说其在俄国托木斯克时的一段爱情故事,这成为长篇小说《北极风情画》的素材来源。此时,无名氏爱上闵石麟的女儿闵泳珠,虽然闵石麟很欣赏无名氏的才华,但由于韩国元老不赞成中韩通婚,他们俩的爱情受挫。

无名氏这段在重庆与韩国临时政府有关人员的接触,使他对于韩国的历史有了十分细致深入的了解,对于韩国人抗日爱国的精神有了细致的研究。他有了以1907年8月韩国义兵抗日为题材创作一部长篇小说的设想,《红魔》、《龙窟》便是这部长篇小说未完的章节。

日本自1868年明治维新就开始觊觎韩国领土,翌年,日本朝野便提出“征韩论”。1875年9月,日本“云扬”号军舰开到朝鲜西海岸击毁江华炮台,不

收稿日期: 2011-05-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基督教文化思潮”(05BZW041)。

作者简介: 杨剑龙(1952-),男,上海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学、比较文学研究。

久又派海军陆战队进逼汉城。1894年夏,朝鲜东学党内乱,日本派一个旅团进入汉城,并于7月23日派兵围攻皇宫软禁国王。甲午战争后,在朝日军建立大院君傀儡政府,改国名为韩国并升号为皇帝的李氏王朝。1904年,日俄开战,十几万日军占领了朝鲜全境。1905年末,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乙巳保护条约》,规定韩国在军事上接受日本“保护”,外交归日本外务省掌管,皇帝和内阁都完全成了傀儡。从1906年起,朝鲜志士掀起了抗日“义兵运动”。1907年8月,日军解散韩国军队,汉城内1300名官兵进行了一天的巷战,参加“义兵运动”者曾多达14万名。此后的4年间,日军以重兵讨伐,缺乏武器和严密组织的“义兵”被打垮,数万人牺牲。无名氏的这两篇小说便以1907年8月韩国抗日“义兵运动”为题材,生动地展现出韩国抗日“义兵运动”的过程。

一

作为未完的长篇小说的第一章、第二章的《红魔》、《龙窟》,生动地描写了1907年8月韩国“义兵运动”的缘起、失败和后续,是韩国抗日“义兵运动”的生动写照。《红魔》描写溃败的义兵姜载河扶受伤的中队长金左真在辞官赋闲的李范仪家避难,金左真给李家公子李箕讲述国防军被解散而抗日受挫的过程。《龙窟》描写做过宫内大臣和司法大臣的李范懋60岁大寿聚宴款待日本军官和亲友,李箕与同学们组织自强体学会走上抗日道路。两篇作品虽然仅仅是长篇小说的两章,却呈现出引人入胜、气势磅礴的魅力。

《红魔》以被日本重兵围剿的义兵浴血奋战拉开帷幕,在火的海洋、烟的桅樯、炮的火山、子弹的呼啸、刺刀的寒光中,在宁死不屈、尸横遍野中,在鲜血淋漓、惨绝人寰的杀戮中,在京城北隅皇族居住区的夜色中,出现了两个死里逃生义兵的身影。义兵姜载河扶着受伤的中队长金左真,想找一户人家歇歇脚讨口水喝。他们没吃没喝地鏖战了两天两夜,却一再遭到无情的拒绝,泪流满面的金左真从这些无情的达官贵人这里“看见了三十年来我们屈辱的历史”。在扣了六户人家的大门均遭到无情的拒绝后,李范仪家的大门终于向他们打开了。自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乙巳保护条约》以来,任教育大臣的李范仪辞去官职闭门读经,他迎进了两个走投无路的义兵。在补充了食物后金左真说起义兵遭到日军重兵围困的情形,却有一队日本宪兵上门搜查“叛兵”,是李范懋派人报告这一带有两个敌兵,李范仪机智地骗走了宪兵,将两个义兵藏在仓库里精心照

料。金左真向李箕讲述国防军被解散的经过:1907年8月1日,军部郑重通令各联队长、大队长即赴日本驻屯军司令部谈话,由卖国贼宋秉峻宣布皇帝的解散国防军诏,并要求部队10点钟在训练所举行解散仪式,却欺骗官兵不带武器举行徒手教练。在到处是重机关枪的森严壁垒中,日本武官宣读皇帝的解散国防军诏,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解脱国防军官兵的肩章与佩剑。第一联队第一大队大队长朴胜焕托病不出席,拒绝把队伍开到训练所,在走投无路中朴胜焕愤然自杀,愤怒的官兵们夺取了军械弹药,杀了队上所有的日本人,向日本所占领的各联队兵营猛攻,老百姓也舞着大刀铁棍来参加。在日兵数次重兵增援中,溃败的军队顽强地进行巷战。“我们的将军们大官们忙着给大日本皇军备办给养。”金左真说,“我们这个民族必须真正死一次,将来才能活得像样点。”金左真告诉李箕,他们明天清早离开。《红魔》以身临其境般的描述,再现了1907年“义兵运动”的过程,是历史史实的文学性叙写。

如果说《红魔》的场景主要安排在爱国志士李范仪府上的话,那么,《龙窟》的场景主要安排在卖国贼李范懋的官邸,以李范懋60岁大寿的聚宴勾勒卖国贼的嘴脸,透露出不屈的人民为民族尊严而走上抗日之路。在李范懋的官邸祝寿的宴会正进行着,客人们饕餮地吃喝着,舞女们狂热地跳着,十几个日本人疯狂地拍手怪叫着,响起了日韩合作万岁、大韩帝国万岁、大日本帝国万岁的呼声。李范懋感到是他毕生的无上光荣,朝中署理李完用、军部大臣陆军上将李秉武、司法大臣赵重应、度支大臣高永喜、农商大臣李钰镒都出席,日本驻韩高级官吏也来了几十个,他自认为是他平素政治劳绩的最高报酬。李范图提醒二哥李范仪,箕侄不安分,组织自强体学会。李箕也来到宴会,他想听听这群人究竟在说些什么,并想见见舅父闵圭植,他曾因保护条约成立而自杀未果,同学张麟告诉李箕下午3点钟在清溪开会。李箕提前退席回家,他告诉母亲祝寿聚宴是“商女不知亡国恨”,母亲告诫儿子祸从口出。李箕在街头看见被捕的义兵首领李康年被日军押着游街示众,宁死不屈的李康年不断呼喊抗日的口号,遭到日军的鞭打。义愤填膺的李箕吼叫着想冲出去,被同学张麟与申泳义拖出人丛,张麟劝说李箕赤手空拳闹起来只是白白牺牲,今天下午在清溪开会就是准备研究目前时局和行动计划。申泳义告诉各地军队大都哗变了、到处有义兵起事,自强体学会准备与各地义兵取得联络。小说以李范懋的祝寿宴为背景,揭露了官僚与敌寇沆瀣一气、出卖民族自尊的丑

行,展现出人们竭力保持民族尊严的倔强与反抗。

从《红魔》、《龙窟》可粗略见出这部未完的长篇小说的基本内容,以李家三兄弟李范懋、李范仪、李范图为主,以李范仪的爱国抗日与李范懋、李范图投敌卖国形成鲜明对照,并写出以李箕为主的下一代走向抗日斗争的过程。虽然这两篇作品仅仅为长篇小说的第一章、第二章,却已经比较生动地描述了韩国“义兵运动”的全过程,显示出这部未完的长篇小说的恢弘结构丰富内容。

三

虽然两篇小说仅仅为长篇小说的开篇,但是可以见出作品在艺术方面的某些特点。

人物性格的生动刻画,是这两篇作品的特点之一。无名氏在小说创作中常常精心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北极风情画》中的林上校、奥蕾利亚,《塔里的女人》中的罗圣提、黎薇,都是其精心刻画的人物。在《红魔》、《龙窟》这两篇作品中,虽然篇幅并不长,但是可以见出无名氏在小说人物性格刻画方面的努力。李范仪、李范懋、李箕是小说中着力刻画的人物:李范仪曾经做过教育大臣,自日本强迫韩国签订《乙巳保护条约》以来,他愤然辞去官职闭门读经,他潇洒如古代云游道士,他捐粮食给国防军,将两个受伤的国防军迎进府上,机智地撵走上门查找受伤国防军的日本宪兵队,他细心地安排受伤的国防军在仓库里躲避,他消沉中显正气、愤懑中有稳重。他虽然参加了兄长李范懋的寿宴,却不参与谴责哗变国防军的行动。他不阻止儿子李箕参加自强体学会,他为国家的事情整日愁眉不展,虽然在李范仪身上有着消沉颓唐的色彩,但却成为作品中一名忧国忧民的爱国人士。李范懋是作为投敌叛国者的形象来刻画的,他曾做过宫内大臣和司法大臣,却“一天天往反叛路上走”,他向日本人报告有溃败的国防军出现,“希望大日本皇军维持这一带的治安保护韩国皇族的安全”;他在官邸大肆操办祝寿宴席,不仅隆熙皇帝与皇后派宫内大臣前来表示圣意,而且日本伊藤统监、长谷川司令、驻韩公使林董亲自前来致贺;不仅朝中诸多重臣出席,日本驻韩高级官吏也来了几十个,他将此看作是自己毕生的无上光荣并在祝寿宴会上高喊“大日本天皇万岁”的口号。虽然仅仅是长篇小说的开篇,但是人物的性格已定下了基调。小说中颇用笔墨的是青年李箕的形象,作为一名血气方刚、年轻的中学生,呈现在他身上的是一种爱憎分明的爱国激情,他愤恨伯父李范懋献媚日本人的反叛行径,他坚决将受伤的国防军请进家

门,并且亲自为他们擦洗伤口敷药服侍他们。他去参加伯父李范懋的寿宴,是为了听听他们到底说些什么,并且是想去见有爱国精神的舅父闵圭植。他们组织了抗日爱国的自强体学会,准备联络各地起事的义兵与日军抗争。面对被缚游街的义兵首领李康年,他按捺不住,欲挺身而出。李箕的率真正义中有着莽撞,激情执著中有着稚嫩。从这两篇作品来看,无名氏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是将其作为一个主要人物来刻画描写的。在小说中,作家也努力地刻画其他人物的个性,虽然寥寥数笔,但常常能够见出人物的个性:义兵中队长金左真精干果决、大义凛然,义兵姜载河有情有义、义愤填膺,离开官场投身教育的闵圭植倔强正义、铮铮铁骨。

恢弘壮阔的场面描写,是这两篇作品的特点之二。杨义在谈到无名氏的小说时指出“作家的艺术思维是丰富开阔而紊乱纷繁的,他往往以奇险的设喻和邈远的联想,显示自己不受传统规范约束的表现才能。这种倏忽的思路,如黑色的鹰隼在阴沉的天际飞掠着,于粗率的情节线上编织着稠密的声色氛围和情感网络。”^{[2] (P512)}在这两篇作品中,对于氛围与情感的描写,无名氏常常努力描绘恢弘壮阔的场面,以此形成小说独特的氛围与背景。《红魔》的开篇以开阔的视野鸟瞰式地、全景式地描绘日本军队围剿义兵的场景:火的舞动奔突、炮声的吼叫爆裂、硝石的窒息味、鲜血的泉涌、悲壮的呐喊,呈现出战场上的惊心动魄;子弹的呼啸、刺刀的杀戮、尸体的层叠、执拗的抵抗,展现出巷战的激烈残酷。《龙窟》以绚烂的笔触、灵动的语言描绘在李范懋官邸举办寿宴的场景:狂烈的舞蹈、缤纷的衣饰、丰富的菜肴、喧闹的笑语、忙碌的仆役、饕餮的客人、怪异的僧舞、疯狂的喝彩、晃动的酒杯、狂妄的口号,呈现出国难当头醉生梦死的场面。无名氏在场面描写中,以摄影机般的眼光,从远景、中景、近景的角度分别描写,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

充满诗意的叙述语言,是这两篇作品的特点之三。无名氏曾经说:“……有些,由于是想探索开辟诗小说与哲理小说及其他等等综合艺术体系。”^{[3] (P32)}无名氏努力开辟诗小说的创作,在这两篇作品中在叙事语言上呈现出诗小说的诗意。在小说中,无名氏常常以声、色、味等融为一体的描绘,再现出具有诗意的情景。《红魔》描绘战场的情景:

火在喷吼,在哮喘,在狂飞,在疾走,像爆怒的飞湍瀑流,像张牙舞爪的古代恐龙。到处都是火把、火炬、火雅、火云、火的爱、火的恨、火的激情。到处都是泥沙的暴雨,

硝石药的窒息味。到处都是你死我活的声音,令人要呕吐的气息。

在细致描绘战火燃烧的情形时,描写你死我活的声音、令人作呕的气息,使战场在读者眼前成为一种活灵活现的场景。

《龙窟》的开篇描绘宴席的情景:

筵席开展在音乐声与笑语声中,仿佛锦绣铺展在浪花飞洒的南国海水上,舞蹈正在进行,舞女们狂烈得如一座座喷泉,一片片瀑布。唐鼓声急雨般敲打着。酒液水样的流入人们咽喉中,杯盘声急响着。

舞女狂烈的舞蹈,与急雨般的鼓声、音乐声、笑语声、饮酒声、杯盘声等,构成了诗意盎然欢愉疯狂的聚宴场景,形成了商女不知亡国恨般的寿宴情景。

无名氏常常使用排比、叠词等修辞手法,使语言充满激情与诗歌般的张力。《龙窟》描绘宴席进行的情景:

人们吃着、喝着、说着、笑着、听着、望着、晃动着、摇摆着,站起来,坐下去,打着招呼,做着手势,张大眼睛,竖直耳朵,七嘴八舌,摇头摆尾,——到处是疯狂的猜拳声。

以排比的句式描绘酒宴的情景,以简约而生动的语言呈现出酒宴上疯狂的人们,在义兵被围剿溃败的背景中,却是醉生梦死、花天酒地。

无名氏常常使用奇巧的比喻、含蓄的象征等手法,使语言具有诗歌的含蓄与韵味。他描写子弹的流星雨:

散飞空中错综网织着子弹的流星雨,一颗颗像回力球似地弹射着,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忽前忽后,有时如大海里的千带鱼群,这一个咬着另一个尾巴,有时如万箭穿心,从千百种方向直

奔一个焦点。

将子弹喻为鱼群、箭簇,生动形象,蕴涵诗意。他描绘寿宴上的舞蹈:

她们的一切动作全在象征黑暗。她们的面孔仿佛是沙漠先知的孤寂面孔。她们的眼泪好像不仅能从眼睛里流出来,也能从手上、足上,甚至全身每一条曲线上流出来。她们的胴体似乎是一根根雅典神庙的圆柱,通体是宗教的静默与庄严。

以敏锐的感触描绘舞蹈,以象征、比喻写出宗教舞蹈的静默与庄严。

杨义在说到无名氏小说时指出“倒是那些打破时空界限,纵横运笔的地方,最具有他个人的特色。它产生了叠影、错综、颠倒、跳跃的艺术效应,令人疑真似幻,眼花缭乱。”^{[2] (P511)} 他道出了无名氏小说运笔的奇妙,这种叙事效果与无名氏充满诗意的语言有关,是其努力开辟诗意小说又努力用心在语言上的呈现。

《红魔》与《龙窟》是无名氏未完的长篇小说的前两章,遗憾的是这部作品仅仅开了头,没有继续写下去。但是,仅仅从这部长篇小说开头的两章,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作家创作这部作品的企图与努力,是韩国抗日“义兵运动”的生动写照。

参考文献:

- [1] 孔范今. 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 小说卷4 [M]. 济南: 明天出版社, 1990.
- [2] 杨义. 中国现代小说史: 第3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 [3] 无名氏. 艺文书简·致从书: 第一函 [G]//鱼简. 台北: 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 1983.

Vivid Description of South Korean Anti – Japanese Movement of Justice Soldiers ——Reading Wumingshi’ s *Red Devi* and *Dragon Cave*

YANG Jian – long

(Urban Cultural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Wumingshi’ s *Red Devi* and *Dragon Cave* shows the South Korean’ s Movement of Justice Soldiers in August, 1907. *Red Devi* described the defeated soldier flee in Li Fanyi’ s home. *Dragon Cave* described Li Fanmao’ s sixtieth birthday feast. They were the vivid description of South Korean anti – Japanese Movement of Justice Soldiers. Grand and magnificent scene description, poetic narrative language have become their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Wumingshi; anti – Japanese; Movement of Justice Soldiers; *Red Devi*; *Dragon Cave*

(责任编辑 胡海金)